



別錄
六七奏疏

~ 16
3061
10



門 16
號 3061
卷 10

新建謝氏原刻本



別錄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
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對爵封召還
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
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
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

召上無空格

闕上無空格

全書卷十四

別錄六卷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5.10.17 購
藏 書

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能一觀天顏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刺邇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卽時就道願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

闕上無容格

必至頓絕頓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況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胃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宏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

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鎮且近年以來
又已多病況茲用兵舉事鎮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
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
所見或有同異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
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柙當聽其所為臣
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
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
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
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勳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

上夾行

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
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
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疏多病徒持文
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
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自得
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
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
感自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國上空格

恩上無空格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
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
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
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
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賞文前去
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
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齑骸亦無能
報又況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

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
進柁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
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
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
爲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
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
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獍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
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
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

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

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眾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

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悴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

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遁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眾非全軍之道又況

全書卷十四 月金六考 六
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
雖眾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
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
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
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
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
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
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
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

其尙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
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
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
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最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
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眾吞寡
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
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
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
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

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一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

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

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上朝廷而不敢犯眾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獠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

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敕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且陛下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四省軍務之命請旨不觀其升

趙世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奉下無空格

恩上無空格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他
欽此欽遵外臣聞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疏
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
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
者而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
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獠獍之巢穴處
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
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

命上堂一格

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
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
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
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
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
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
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
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
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

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
 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
 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
 乞 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驚劣多病
 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
 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
 於覆餗之誚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

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
 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
 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
 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
 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
 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
 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
 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
 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

歸順士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嶺內急病身死屍骨被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克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虫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日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

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
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
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單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
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
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
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日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
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
只得逃遯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
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卽欲

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
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
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晷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
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
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日甲使
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
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敕諭先該
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

御史姚鎮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敕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日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攘夷無策輕信竄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

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剿卽剿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

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
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眾望欽此欽遵隨於九
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
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
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
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齎文前去敦趣赴任
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卽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

聖旨格

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旨方獻
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鎮事同一體姚
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
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
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
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
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
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
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

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
參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
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
閒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
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
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
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
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
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

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
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
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
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
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
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
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
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
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

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眾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

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

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上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

齒之疑其各州土日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陞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

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犒獐而
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
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
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
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
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
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
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
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

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
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
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
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
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
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
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
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

全書卷十四 月金六藝疏 其
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
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辱亡齒寒之危
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
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
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
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
土民旣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
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

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
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
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
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
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
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眾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
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
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
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

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
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
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眾皆以爲然二
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
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
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聞而發初盧蘇
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
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
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命上堂一格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
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
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
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
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
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
逆之謀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
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日本無大罪
至於部下數萬之眾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

全書卷十四 月金六奏疏 三
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
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
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
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
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
其所雖一夫之獄尙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
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剿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
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
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卽可解散

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
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
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
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
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眾掃境來
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
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
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
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

訪大略相同其閒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眾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眾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

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眾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眾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

照 敕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

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眾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敕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
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
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
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
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眾數萬
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

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
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
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
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
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
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
可免但其風景淒^妻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
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
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

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眾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獠獍之區不可治以

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郭解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旣可以得撫定綏柔之

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閒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託托爲照參將沈

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論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眾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開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

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眾
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
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戍之形而實以
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
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
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閒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
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
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敕兵部俯從臣
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

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
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
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廨
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
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
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其命節其效不異其宜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

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閒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卽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

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

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

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日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獶牙童梏之道也

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
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
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
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夷
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
其必行乎則又備厯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
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
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
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

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
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
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
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眾心而僨成事
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
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
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眾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落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

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閒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僭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

全書卷十四 別錄六 奏疏
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
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
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
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
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
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
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
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
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

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
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
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
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
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
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
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
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
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蠡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日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音他着江夏侯音護送岑伯顏爲田

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音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閒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眾遠遜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

全書卷十四
別錄六
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

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

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
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
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
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獠賊之衝而邦佐
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
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
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
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
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

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
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
州旣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
力眾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
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旣屬於土官而
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
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

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
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
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
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眾所信服
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
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
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
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
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

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
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
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
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
絕恃眾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
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
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
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
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

全書卷十四
別錄六奏
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
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
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
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
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
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
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
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

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
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
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
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
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
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
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
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
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

賜之 敕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
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
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
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
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
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
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
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

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
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
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
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
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
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
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
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
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

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
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
息略施控御其閒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
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
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
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效可矣
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
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

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
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
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
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
有所濟也乞 敕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
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眾所
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
但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

臣等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
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

施行 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

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眾

獨多 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

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

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忭下甲共三甲擬立為

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拱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砦

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

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

眾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古

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
 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
 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效有勤勞宜不待三

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
 貴投順而效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
 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
 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
 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
 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
 其率眾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眾
 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
 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

未能帖然於眾目之下眾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眾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旣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壓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

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奏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

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
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
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
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
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
乞 賜以便宜規 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
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
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
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
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奏疏七

征勦稔惡徭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
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
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
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徭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
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

旬民遭茶毒^茶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
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
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
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眾數萬盤據山谷憑恃
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
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徭賊回旋
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近因思
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
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徭賊之與

居民勢不兩立若徭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
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
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叅
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勦
積年窮兇極惡徭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
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
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
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茶毒^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
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

全書卷十五 別錄十五 正 二
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事兵力
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
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
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 聖化悉
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徭獍亦皆出來投撫請給
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
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
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

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
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徭
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
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徭賊獨敢擁眾千百四出劫
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
此熠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
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
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
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

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卽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眾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遇賊寇生發卽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鏞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師土兵前來南寧

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 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

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
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徭賊以除民患以安地
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
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
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
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
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眾
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

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
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爲照思恩田州連
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蔀屋尋
丈之廬亦遭翻空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
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
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
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
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
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

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眾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

復府治城郭解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旣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賚奏請旨續爲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

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 敕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曠惰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齋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尙未奉有 成命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

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卽爲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卽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迄宸濠就

全書卷十五 別錄十奏疏
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
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
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
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爲之每懷
歉然卽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 國家亦可
知矣乞 敕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
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
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
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旣寧定矣但凋弊之
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
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
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
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
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
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

叅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

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

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
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
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
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
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
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土
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
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敕吏部改用林
寬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

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
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
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
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
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
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
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
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
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

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

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

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觀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

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

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濬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

督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日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效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

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
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
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圍
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
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
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
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
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
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

徒賊級六十九名顛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
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
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
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顛初五日
復攻破油碓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賊級七十九名顛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
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
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
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顛俘獲男婦牛畜器

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
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
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
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黃夜仍前分布各哨官
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
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
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
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
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

翁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
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
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
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
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日兵彭愷等於本月
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
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
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
據把截邀擊叅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

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徭老人陳嘉猷旗軍洪
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錡
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
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
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
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效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
等三千名思恩府報效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
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
依分定哨道進剿入寨稔惡徭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

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
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
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
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
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
驍賊聚眾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
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
旣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
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

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剿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

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

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顛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顛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顛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翼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顛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尙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

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眾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

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
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
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
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
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
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
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
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
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

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
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
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
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
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
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
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
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
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

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眾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

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叅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

全書卷十五
別錄一
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徭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尙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

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卽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卽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閒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

叅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
 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驗真的事完通
 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實報以憑
 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土
 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
 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
 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
 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
 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余遵照案驗事理

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
 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
 絡數十餘巢盤互巨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
 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
 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
 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
 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
 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
 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

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眾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徭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

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眾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僅遵奉方略安能仰

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
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
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效頭
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
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
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
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
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
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

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
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
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
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
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
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
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
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
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

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眾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敕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

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效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

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尙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

家丁遠來報效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忘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畏者至於思田報效頭月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

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叅
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
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十
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
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
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
舒柏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
縣丞杜桐蕭尙賢經歷周全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
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

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
地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
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
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
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
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
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
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
矣臣以懦劣迂疏繆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

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尙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

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

全書卷十五 另金十卷正
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其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幸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

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眾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眾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眾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眾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

倚恃入寨爲遁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入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入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入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入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入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入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眾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閒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

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眾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眾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入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

全書卷十五 另金十考正 三
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獠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敕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眾

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效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尙有四千餘眾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眾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

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
夕發而且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仇上之肉下
筋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
之本而眾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
將效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
寨城山內尙厯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
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
壁府治亦在礧确之上芒利砧砑之石衝射牴觸如

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
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
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
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
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
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
勦入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
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
蜒敷爲平原環抱涵蓄^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

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旣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疏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旣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

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眾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 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

全書卷十五 別錄七 考政
縣然無城郭郭縣治解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
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
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
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
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
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
周圍如城自厚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
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
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

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
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
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
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旣滅遂空其地不及今
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
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
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
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
量爲築立城垣解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

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
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
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
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
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
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
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
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
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

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
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
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
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
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
五六十里中間尙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
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
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
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旣設流官知府固亦一

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

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尙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旣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暴之^侵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

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

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尙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

南寧以達於田寧自出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
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
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
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
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
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經國之事勢所當爲
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
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

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
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
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
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勸善今懲惡
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
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
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
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安心樂業益堅爲善
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

全書卷十五 另金十卷正 三
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
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
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
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旣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
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
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
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
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
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

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眾不過
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
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
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
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
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
處則旣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
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
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徭賊最爲緊要之區

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眾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

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

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

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

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眾口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

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徭賦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況其才力足能制禦各徭近日該州土日人等又相繼懇恩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兼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

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不方必深論者因論以論
邦佐出繼武靖既久 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
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日人等又眾口一詞以爲
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
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血況其
質貌厚重謹實眾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
脈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
夷之情也今眾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
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

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
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 聖聽故遂簡略其
詞今蒙 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 命臣等查奏
聞 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尙存當時奏內不
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
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疏漏之罪萬死有不
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
問而眾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
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

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疏漏萬死之誅仍 敕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爲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

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眾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敕差行人賫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賫捧 敕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臥病牀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

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
得其所特遣臣來勘處臣亦何能少效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
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
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 敕遠臨事尤出於
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
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

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
奔走 闕廷一觀 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
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
初十日

臣以憂病跼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
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觀 天顏以申
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
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
顧之恩尙必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

所以爲報何況 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
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
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
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
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 陛
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
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覆慰諭有加
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卽日矢死就道旣而沿途備
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

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旣已顛覆破漏如將傾
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 付託不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
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
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行
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强大賊巢素爲廣西眾賊之淵
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
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
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

全書卷十五 別錄七 奏疏 五
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
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
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
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
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
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
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
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涼親近醫藥而

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
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復服辭疾歸
去是後旣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
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
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旣已力
疾從事近者八寨旣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
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
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昇至南
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新任

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
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煩苛搜
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
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
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
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
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
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尚有日也
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終

